

陳修園醫書四十種

閱者注意

本書從前出版祇有四十種現復重加搜輯增加十種其目列下

本經便讀

溫熱贅言

本草經百種錄註解

婦科雜症

醫壘元戎

名醫別錄

平辨脈法歌括

局方發揮

醫法心傳

增補食物祕書

合計共五十種較前更形完備以供諸君子之參考幸垂鑒焉



金匱要略
淺註



敘言

余奉諱里居每嬰疴疾偶檢方書茫無涯涘因歎前賢如坡公沈存中輩皆明於醫理用以濟世利物其不效者特格物未至耳吳航陳脩園先生精岐黃術以名孝廉宰畿輔晚歸里中與先大夫結真率會余嘗撰杖侍坐聆其談醫洞然有見垣一方之眼竊謂近世業醫者無能出其右也今先生捐館數年矣今嗣靈石傳其業世咸推重焉先生生前所刊醫書若干種已傳海內今復讀其金匱要略淺注一十卷明顯通達如砥諸掌雖王叔和之闡內經不是過也靈石又遵庭訓爲金匱歌括六卷取韻語之便於記誦附以行世猶先生志也昔范文正公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先生在官在鄉用其術活人歲以千百計况著書以闡前人之旨爲業醫者之鈞規其功豈淺鮮哉靈石以序見委余固不知醫然竊願爲醫者講明其理庶有以濟世利物而勿誤人於生死之交也是爲序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春望後愚姪林則徐拜撰

金匱要略淺註凡例

一金匱爲仲景治雜病之書。其深文奧義。與傷寒論同。近醫崇其名而亡其實。能發明之者絕少。然聖人之道。千古常昭。自唐宋以來。醫書汗牛充棟。庸庸者勿論。其中有可觀者。不下十餘家。雖不可謂得仲景之真傳。而間有善悟暗合者。亦有千慮一得者。散之各書。難以參考。今取各書之菁華。約爲小註。即於金匱本文中。另以小字條貫之。凡本文中所有之義。旣無漏而弗詳。本文所無之義。不敢妄添蛇足。又於各節之虛字。尋繹其微妙之旨。而暢達言之。所謂讀於無字處也。

一予所刻各種原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務博也。亦非有意求新也。而海內諸君子。許可者雖多。而畏其難。而思阻者。亦復不少。惟傷寒論淺註。與此書字字皆前賢所已言。語語爲中人所共曉。蓋二書本深深而深之旨。反晦矣。故於淺之一字。加之意焉。

一金匱要略。趙以德。胡引年。程雲來。沈自南。喻嘉言。徐忠可。魏念庭。尤在涇。輩所著之書。盛行於海內。凡業醫者。無有不備。余卽於書中。取其能發揮本文之旨者。重訂而收錄之。以爲迎機之導。至於囿於氣習處。惑於異說處。逞其臆見處。前後不相貫通。處不得不爲之改正。然改正處。以素問靈樞爲主。以難經爲輔。以千金外臺等書。而推廣之。以各家諸刻而互參之。必求其與仲師本章本節上下節有闡發無滯礙者。然後註之。是則予之苦心也夫。

一余註是書將半。二兒元犀到直。余命其仿傷寒論各方歌括體例韻註續成六卷。余重加改正。歌解頗明。記誦頗便。命錄附於卷後。

一金匱要略自第一篇至第二十二篇。皆仲景原本。二十三篇以後。前賢謂爲宋人所續。註家多刪之。余向著金匱讀四卷。亦刪之。嚴朱紫之辨也。茲刻仍宋本之舊。錄其本文。不加註解而分別之。

一原文有附方。云出千金外臺諸書。似屬後人贅入。然方引藥味。頗亦不凡。或原爲仲景所制。因述彼習用之書名。今悉如徐鎔傳本附列。但亦不加註解以分別之。

金匱要略淺註讀法

一金匱要略。仲景治雜病之書也。與傷寒論相表裏。然學者必先讀傷寒論。再讀此書。方能理會。蓋病變無常。不出六經之外。傷寒論之六經。乃百病之六經。非傷寒所獨也。金匱以傷寒論既有明文。不復再贅。讀者當隨證按定六經爲大主腦。而後認證處方。纔得其真諦。

一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趺陽少陰並舉。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趺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趺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衛應於兩寸。卽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且足太谿穴屬腎。足趺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趺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趺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趺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槩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剔出右關二字。執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趺陽之爲得也。兩尺主乎下焦。兩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剔出左尺二字。執著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爲得也。至於人迎穴在

結喉爲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
大眼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仲景書。

一金匱所載之證。人以爲不全。而不知其無微弗到。何也。人人所共知者。不必言也。所
言者。大抵皆以訛傳訛之證。中工所能治者。不必論也。所論者。無一非起死回生之
術。書之所以名爲要略者。蓋以握要之韜略在此也。謂爲不全。將何異乎坐井觀之
也。

一讀金匱書。讀其正面。必須想到反面。以及對面旁面。尋其來頭爲上面。究其歸根爲
底面。一字一句。不使順口念去。一回讀。方得個一番新見解。愈讀愈妙。讀周易及熟
於宋儒說理各書者。更易發明。余治舉子業。凡遇理致題。得邀逾分許可者。半由得
力於此。

一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爲病。金匱惟以風寒括之者。蓋風本陽邪。寒本陰邪。病總不離
陰陽二氣。故舉此二邪爲主。而觸類引而伸之。而推究其表裏陰陽虛實標本常變
之道。如羅經既定子午。而凡各向之正鍼兼鍼。一目了然。

一金匱合數證爲一篇。當知其妙。如瘧溼喝合爲一篇者。皆爲太陽病。百合狐惑陰陽
毒合爲一篇者。皆爲奇恆病。中風與歷節合爲一篇者。皆言風邪之變病。血痺虛勞
合爲一篇者。皆言氣血之虛病。惟欬嗽證一與肺痿肺癰上氣合篇。多係燥火之病。



一與痰飲合篇。多係寒飲之病。二欬流同而源則異。寒疝與腹滿宿食合為一篇。皆為腹中之病。狐疝與跌蹶動腫轉筋虬蟲合為一篇。皆為有形之病。二疝名同而實則異。其間無所因襲。而自為一類者。不過瘡癰等症而已。凡合篇各症。其症可以互參。其方亦或可以互用。須知以六經鈐百病。為不易之定法。以此病例彼病。為啓悟之捷法。

一標本之說。唐宋後醫書多混用此字眼。今則更甚。大抵以五臟為本。六腑為標。以臟腑病為本。六氣病為標。以溫方補方為治本之法。以汗吐下清等方為治標之法。此說一行。而醫道晦矣。須知標本中氣。說本內經。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溼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言風寒熱濕燥火為本。本之下。中之見也。言陰陽表裏相通互為中氣。見之下。氣之標也。言三陰三陽為標。又云。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其說詳於傷寒論淺註首卷。學者當以內經為體。以仲景書為用。如流俗所言標本。切不可附和其說。而為有識者笑。

金匱要匱淺註目錄

第一卷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第一

痙濕喝病脈證第二

第二卷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第三

瘧病脈證第四

中風歷節病脈證第五

第三卷

血痺虛勞證治第六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脈證第七

第四卷

奔豚氣病證治第八

胸痺心痛短氣脈證第九

腹滿寒疝宿食脈證第十

五臟風寒積聚脈證第十一

第五卷

痰飲欬嗽脈證第十二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脈證第十三

第六卷

水氣脈證第十四

第七卷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黃痺證治第十五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脈證第十六

第八卷

嘔吐噦下利脈證第十七

瘡癰腸癰浸淫脈證第十八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蚘蟲脈證第十九

第九卷

婦人妊娠脈證第二十

婦人產後脈證第二十一

第十卷

雜病方第二十三

禽獸蟲魚禁忌第二十四

果實菜穀禁忌第二十五



金匱要略淺註卷一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集註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病氣不則外邪正虛實統邪氣盛則實也夫上工治未病者見肝邪

之病知已病肝必傳之未病脾當先實脾秋之九月三月夏之十二月四季脾王不受邪即

勿補之受所以然者臟病惟虛而受之而實則不中工不曉則邪實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先

實之病脾惟治其肝其不傳也夫肝虛之病補之其本臟用酸直云水生酸酸生肝恐肝不遂及其

助助必其陽用焦於熱也藥助其心陰必以氣感苦用苦水得之藥養心助之猶恐不足則火用益益

用甘味之藥調之備益酸梅丸甘則中用培土升木之法誤以法悉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

何三句求之以下治然則肝虛正治之法當從於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

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以此為治肝

補脾之要妙也然則上肝虛病之則用此調補甘焦苦之藥按法治肝實病之則不在治肝可虛

用之經曰無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傳先治其未病之實者藏防其

者經其虛求本藏之體用

此論五行之理以次而傳別中上二工之治學者當審其虛實而分其治法焉按肝陰臟論標本挾心包之火論表裏含少陽之氣故燥而復喜煖治之之法補

用酸者。肝屬木。木生酸。酸生肝。補本臟之體。順曲直之性也。助用焦苦者。焦藥性溫入心。俾心氣旺而感於肝也。如木得陽春之氣。則欣欣向榮矣。過煖則爲熱。如盛夏溽暑薰蒸。枝垂葉萎。故必佐以苦寒之藥。入心以清其火。養液以維其陽。陰長陽潛。木得遂其條達之性矣。肝苦急。與甘味以緩之。爲調肝補土之義也。以下脾能傷腎。十二句。是述中工誤認剋制之說。以爲治肝補脾之要妙。故復申之曰。肝虛則用此法。此字指調補助益而言。又曰。實則不在用之。言實者當防其傳。不在補虛之例。此仲師虛實並舉之旨。以明正治之法也。又引經而證之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漢文古奧。註家往往多誤。

男元犀按。肝膽膽同居。體陰而用陽。藉膽火以爲用。故內經不從標本。而從中見。金匱助用焦苦者。焦苦俱入心。而亦主火爲用。其義一也。實者降其火。用其用。虛者補其火。助其用。別其用之不同也。知肝傳脾者。肝屬厥陰。異木。脾屬太陰。坤土。以陰傳陰。侮其所勝之義也。本節先君小註中。突出烏梅圓一句。取厥陰全體之治。於羣書無字中會出。是文家化境也。按厥陰篇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虬下之利不止。以及便血。吐膿。煩嘔。厥熱等症。立烏梅圓一方。降逆止利。順接陰陽。法破陰行陽。爲傳轉法。借以調肝實脾。以明體用之妙也。夫以體用言之。方用烏梅。酸平入肝。納氣補其體。當歸苦溫入肝。養血而通經。俾氣血調而木得遂矣。人參

甘寒益脾中之陰。乾薑苦溫補脾中之陽。令陰陽和則脾健。而邪不能侵矣。黃連黃蘗苦寒入心降火降炎上之火以溫下寒。此爲用其用也。蜀椒桂枝焦辛入心補陽氣散寒水令心君旺而下交於腎。此爲助其用也。妙在細辛之辛香交通上下。領諸藥環繞周身調氣血通絡脈以運其樞。附子入腎鎮浮陽煖水臟以固其根。味備酸甘焦苦性兼調補助益統厥陰體用而併治之。則土木無忤矣。中工不曉此理以補土制水縱火刑金。則是治一臟而殃及四臟。惡在肝虛之治法哉。

夫人稟五常。日有五氣之中而實因風氣而生長。風即氣氣即風所謂人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

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風得和元真通暢其疾有度上下得宜人即安和。

一失其和則爲客氣邪風。中人多死。然風有淺深輕重千般痰難總不越三條。一者人中虛經絡受邪

入臟腑爲內所因也。二者中實人臟腑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

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以此詳之病由條而此三都盡若人

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解以發汗和醫治之病則內因之四

肢纔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則外因之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

傷房室勿令竭乏。此不內外之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各適其宜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

由入其腠理。腠者是空。隙之。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合。皮膚臟腑內外并然不棄之文理

也。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臟腑經絡

此以風氣二字。提出全書之大主腦也。上節論肝病按虛實體用之治法。為開宗第一義。可知獨重者在此。此節即暢發之。風氣二字宜串講。切不可泥舊註以入風。六氣板之也。六氣之害人在風尤為親切。但五氣有損無益。風則生長因之。內經云。風生木。木生肝。又云。神在天為風。又云。大氣舉之。佛經以風輪主持大地。人得風氣以生日。在風中而不見風。鼻息出入。頃刻離風即死。可知人之所以生者。風也。推而言之。木無風則無以遂其條達之情。火無風則無以遂其炎上之性。金無風則無以成其堅勁之體。水無風則潮不上。土無風則植不蕃。書中切切以風為訓。意者和風一布到處皆春矣。所患者風失其和。即為客氣邪風。所以特立三因救治之法。攷後賢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病從外來者為外因。五臟情志所感。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風為主。故不以外感內傷為內外。而以經絡臟腑為內外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為水鬱腹中。

痛。又苦冷者。鼻頭色微黑者。氣勝之為。有水氣。色黃者。脾病而胸上有寒。色

白者。經云。白為寒。又云。血脫亡血也。設見微赤。而非秋月金旺之。時者死。目雖於

藏之開竅而實五其目。正圓轉不者。瘕。陽強為絕不治。又目色青為不流。故主痛。目色黑為

勞。腎是也。色赤為風。邪也。目色黃者便難。運也。目色鮮明者有留飲。下有臥蠶。面目

也詳澤

此言醫家之望法也。通面周身俱有色可察。仲景獨取之鼻與目者。示以簡要也。

師曰

大聞聲之法。內經言之甚詳。然握其

病人則常語聲寂寂然。

少陰主靜之

喜驚呼者。

陰陽

肝水在志為驚。在聲為呼。病在肝腎為。

骨節間病。

此聞聲而振響於肺。知其為下焦病也。聲雖有五藏之分。而

語聲

喑然不徹者。

心膈間病。

內經謂中氣之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

語聲啾啾然。

細而仍長者。

為頭中病。

此聞聲而知其

此言醫家聞法也。大要在此。學者由此一隅而三反可矣。

師曰

之聞聲辨及呼吸微矣。然合呼吸而辨之。不如多辨其呼之。若此。又若彼。吸順出至

於搖肩者。

為心胸中邪氣。

堅息出。

引胸中上氣者。

降而作歎息。不容氣返之勢。而張

口短氣者。

為肺痿吐沫。

此節合下節言聞法之最細者。先於呼吸出入之氣。而辨其病之在上在下。為實為

虛也。徐忠可曰。此節三者。全於呼而認其病之在心肺也。然竟不言呼而曰息者。

蓋出氣雖大中無小。還不能大呼。故揭出搖肩息引張口六字。而病之在呼者宛然。

然不得但言呼也。

師曰

再言其吸。

下氣不得而輕。

微急數。

審其腹滿。硬阻之於中。

其病在中焦實也。當

下之

氣令實去。

則愈。而元氣虛者。

下之則益。以無伐其根。而實而氣亡。法為不治。

且推可之。上中

焦實也。當

虛下 在上焦者於心肺之陽道不能下交其吸促虛在下焦者於肝腎之陰道不能上交其吸遠與收攝元氣之主促此治者有中焦實而元氣虛之不皆難治呼吸身之筋脈動搖振振者

上節言息兼呼吸而言偏重在呼也此節不言呼而專言吸又於吸中而分上中下虛實之辨徐忠可謂為聞法之最細信哉

師曰兩手寸關尺寸口脈動者緩五脈毛石因其合於春夏秋王時而動其色赤假令肝王當於春其脈色青之推四時各隨其色所謂春脈弦而色青夏脈洪而色赤秋脈毛而色黃冬脈沉而色黑四季脈緩而色黃是也肝春王於其色青而反色白反脈浮瀦弦而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此言醫道貴因時而察其脈色也脈色應時為無病若色反時病也脈反時亦病也色反脈脈反色亦病也推而言之症與脈相合者順相生者吉相反者治之無不費力也

問曰有時未至而氣至有時至而氣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十一月十一日冬至之後值甲子日夜半為少陽自所起中雨至正月少陽出地而之時少陽萬物始生天得溫和此天氣之以未得甲子而天氣因先溫和此為未至而先氣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已至而應去而天猶氣未溫和為已至而氣不至也以已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已至而之太過也值由此推之起冬少至陽後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已至而之太過也



三氣

能則天道而陽而竊也。六六後至。